

再世紅梅記

●小思

觀後感之一

大概，因為歡喜中國文學的緣故，我對中國古典戲劇，有着一份莫名的愛戀。可是，在香港，尤其在最近幾年，這份感情就無處投遞之苦。中國、古典、戲劇，那是多麼陌生、多麼遙遠、又多麼渴念的東西。那天晚上，在人聲如潮湧、擴音設備差得驚人的戲棚裏，「再世紅梅記」竟給了我暖暖的滿足。

首先，我得說說「再世紅梅記」這個劇本，它的結構竟是那麼精鍊緊湊，人物出場的安排是那麼恰到好處，完全擺脫了粵劇常有的累贅毛病，也完全符合了「一折之中，七情俱備」的戲劇要求。說句老話，就該評上一句「波瀾起伏」了。說到曲詞，有人認為有點過于雋雅，不合「大眾化」的口味，但我想，只要表演者把握得好，「大眾化」的觀眾，依舊容易心領神會的，何況，我們實在不忍心說「畫欄風擺竹橫斜，如此人間清月夜」這等詩化曲詞，連累了劇本。而它尚有一個特點，就是許多高潮或主要交代，都只用上一兩句曲詞，便可緊緊扣住，觀眾不必耐着性子去聽，生旦二人老停在某一情節上唱個不休，故也沒有粵劇常犯的「有曲無戲，有白無文」毛病。所以，這次演出成績好，唐滌生這個劇本，當記上首功。

可是，這劇本裏，羣戲的份量很多，只要有一個演員不能熟練配合，便全體出岔子

，因此，「仙鳳鳴」的演出態度也該欣賞的。其中，梁醒波所飾的賈似道，恐怕目前不作第二人想。可惜，他有「爆肚」的習慣，雖然忍呀忍的，到頭來，還有一兩句破壞劇本格調的口白，使人看得入神時，突然一怔。這種「神來之筆」，實在不敢恭維。

「書生」這類人物，早在我們心中有了定型，因此，絕不是穿戴了書生服飾，便使我們同意他是個書生那麼簡單。他必須是個風流而不油滑，痴而不傻，文采而不假，機智而又帶了五分膽怯，可惜又帶五分可愛的。任劍輝所飾的婁禹，大概可說令人滿意了。白雪仙飾李慧娘時的柔弱，飾盧昭容時的嬌放，都掌握得很好。可是，一遇上快急的口白和曲詞，我便只聽到一串聲音，卻捉不住一個個的字。龍劍笙比「辭郎洲」瀟灑多了，她是有氣質的，相信演文戲會可愛得多哩。

還有，那些舞蹈美化的身型排場，音樂的優美，都聽得看得我有些兒應接不暇，但我只能說我很愛看愛聽，沒法子描述出來，因為聽了許多「專家級」朋友的批評，在這兒實在不好意思班門弄斧。

最後，我該說，「再世紅梅記」的演出，可為粵劇爭一大口氣。只可惜，票價太貴了，同學們就是想去看，想作粵劇觀眾的生力軍，也實在不太合化算。

版權為作者及社所得
未經批准